

活在燦爛歷史中—木齋《歷史的化石—知青十五年》讀後

王姿云¹

會選《歷史的化石—知青十五年》此書作為閱讀的讀本，主要是兩個契機：首先，我本身非常喜歡聆聽故事，不論是深具故事性的人、或是歷史意義的城市，對我總是深具吸引力和想像力，亦作為自己美學和品味的養成。吸引力是對自己的期盼和努力的方向—我也要作個深具「中身」的人。（なかみ,引申意為人事物的內涵）；其次，想象力則是天性，對於過去那些美好的年代，從小總是幻想著自己也能親臨其中，但礙于現實，因此只好借助着各式外力（電影、文學等）來滿足自己因為不能自由穿梭各個心之嚮往的時代所產生的遺憾。

曾拜讀了北島—《古老的敵意》²此書，我發現每個站在時代前端的人，雖然用了各種不同的文字、主題在描繪，但核心思想都是一樣的，木齋師和北島先生一樣，作為知識份子，活在一段錯誤的歷史，但是這些反而砥礪了這時代人的內心，對於更大層次的追求（真理的追求）和使命感是我在兩位大師身上所遇見的。北島說：「詩歌是介於宗教和革命間的另一種聲音。」木齋師說：「我執著火把，堅忍的站在暗夜。」兩位大師在文學領域的堅忍讓我不禁想起我最敬佩的當代俄國音樂家，普雷特涅夫先生曾說：「music is my life mission。」(二十二年的人生裡，第一場讓我在現場淚流滿面的偉大音樂家，自始自終無法克制的雞皮疙瘩依然記憶猶新)這讓我不禁深深的省思，從五歲就開始學習古典音樂的我，人類精神上最至高的人文藝術一直存在在我的生活每一天每一刻，在如此得天獨厚的背景下，我到底能為這個社會奉獻多少？或是對人類精神上的幫助給予多少？我要打破大眾對於學習音樂的人和社會是較少連結的刻板印象。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津(Aleksandr Solzhenitsyn)曾說：「藝術家對世界的貢獻是戰勝虛假。謊言或者可以矇騙大多數人，但面對藝術，它必敗無疑。」這些都是我所省思的，也是對自己的期許，期盼自己能用一己之長，音樂藝術的力量，讓謊言瓦解，讓暴力的醜惡崩解。在三位當代大師的身上我明白自己的缺陷：第一，對於各種知識的內化不夠深；第二，貫徹始終的精神。有時在藝術和名利間的拉扯，總是一不小心的就迷失了，但慶倖的是總能很快的跳出來，並明白自己最仰賴的還是藝術帶給我精神上的真正滿足，是誰也奪不走且無可取代的，音樂猶如我的救命恩人一般，一次次的拯救著我，不要被那些看似美好的「現實」給迷惑了，不要忘了自己對精神上那股最高要求的力量。隨著進入社會的時間漸漸逼近，我總是盡可能的在腦海中不斷的提醒著自己。

我也想和你們一樣！從普雷特涅夫先生的傳記到北島先生至木齋師，大家都在為了人類最高價值的思想產物不停的努力著！因此木齋師對自己在文學史上的鑽研所下的批註，“執著火把，堅忍地站在暗夜裡”確實是帶給了我不少的震撼。普雷特涅夫先生亦同，許多評論家對於他的演奏總是說著“不夠正統”、“特立獨行”等等，但普雷特涅夫先生面對所有的媒體時總是說著：「我只是在做著自己該做的事。」這和木齋師一樣，面對著外界各式的評斷，卻堅忍的選擇自己堅信的道路，為了應有的真理和正

¹ 王姿云（1990—），女，台灣台中人，現為台灣國立中山大學音樂系，四年級生。

² 北島著，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年初版。

義，努力不懈頭也不回的往前！這股信念的養成，在此書中感受到非常深刻。「欲有非常之事，先須是非常之人」。在這麼幸運的時代背景下，有什麼理由能讓自己鬆懈呢？

寫到此又忍不住對自己的幸運感到竊喜，文章開頭我說：「我總是夢想著自己能夠自由穿梭在我嚮往的年代，那是因為在那些錯誤或是輝煌的偉大歷史裡，就是英雄出現的時候了。精神的英雄們！就是因為有著這些對於精神的執著，才能留下許多不可抹滅和剝奪的珍貴資產。北島先生、普雷特涅夫先生和木齋師，謝謝你們讓我有“終於親臨歷史，一個偉大歷史正在慢慢醞釀準備發酵”的深刻感觸了！這種感動就像貝多芬曾經師事海頓一樣。而我也正面對面的和木齋師學習著，每每想到此就難掩興奮之情。

在此想要和木齋師共勉—木齋師在書中曾提到，此書原本想命名作「等待」。但我深信，每個非常之人的當下都是極具價值的！這也是「當下」偉大的力量！當下做好的每一樣本份甚至是一個思想或一句話，其實都在創造甚至是改變了某些運行了。（我個人的解讀為，這些都是創造歷史的過程，只是看人有沒有自覺）勞思光曾說：「無窮意境歸言外，有限文章付世間。」木齋師所做的一切已經深深的影響到很多人了。在一連串的音樂和文學的思想薰陶下，我也漸漸理解了一樣脈絡和真正成就永恆創造藝術的定理。“繼承傳統”的重要性。就像我最愛的浪漫樂派作曲家，布拉姆斯先生。其二元對立的強烈，讓他在一個嚴謹的古典曲式框架中，任由其「真我情緒」的蔓延，唯有如此，建立在那些先人偉大的思想傳遞，但又不至於落得如無根的浮萍。或許我還不夠孤獨吧？孤獨才能使人深刻，深刻才能成就藝術的不朽。

木齋師此書藉由一連串親身的故事和體驗，帶出了精神哲理。一沙見世界般的宏觀和厚實。如木齋師自己在書中所說：「只有自己才是生命最後的島嶼。」³是啊！營救自我，實現自我並超越自我，因每一個人本來就是一個「真我」。隨波逐流只會遭到大海隱沒。每日播種希望並逐步實踐的人，才能得到浮板，漂到屬於自己和同志們的島嶼。這讓我想起了李安曾說：「人生本來就是荒謬的，意義是人自己整理出來的。而整理意義最好的方法就是一說故事。」為了真正的價值在努力著，只是透過著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領域，但核心都是為了成就「至高的生命意義」，因為那才是人類不可取代且亙古相傳的。

我確實是活在一段燦爛的歷史中了，我期許自己，也能在這塊人文藝術的領域之中，留下一些什麼。我乞求著……

³ 木齋著《历史的化石》，東方出版社，2009年版。